



洪家耀 —

海豚的僕人

人稱他為海豚守護者，他卻更愛自稱為海豚的僕人。十多年來，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會長洪家耀為保育華南一帶、尤其是香港水域內的海豚，上天下海，埋首研究。雖然受聘於政府，監察香港海域內的生態和海豚活動，他卻毫不避嫌，不斷發聲，反對罔顧生態健康的建設，包括機場第三條跑道；對他來說，生物與人平等，看不過眼把動物關起來，作為訓練、觀賞；也不值人類對大自然肆意的掠奪，認為有違「地球管家」的天職。

往海洋之路

相約洪家耀在快餐店見面。馬上就感受到他的爽快：笑著自我介紹叫Samuel，堅持不讓我招呼，自己去排隊點餐，帶回一杯新地，然後一邊有一口沒一口地吃，一邊訪談，說話隨和而用心。



Samuel是土生土長香港人，中學畢業後遠赴美國升學，輾轉回流，成為了香港罕見的鯨豚專家。卻原來在青少年時期，Samuel接觸大自然的經驗不多，出海游泳、釣魚的次數寥寥可數。熱愛海洋的種子卻早藏心坎。「自小就愛看電視上的生態紀錄片，例如《變變變生命力》，我一定按時蹲到電視機前，尤其沉迷於海洋生物。」電影《大白鯊》系列，有人看完不敢下水，他卻從此更加迷戀一片汪洋。「片中海洋學家Matt Hooper尊重海洋生物的態度，叫我難忘。」

中學階段的Samuel遇上優秀、投入的生物科老師，自此愛上生物科，離港赴美之前已決意選修有關科目。大學三年級，Samuel在美國轉往另一所大學就讀，初次接觸海洋動物學（Marine Zoology），興趣一發不可收拾，從此不斷求學、實習、拜師。1997年輾轉重回香港參與中華白海豚研究，至今接近十八年。

中學階段的Samuel遇上優秀、投入的生物科老師，自此愛上生物科，離港赴美之前已決意選修有關科目。大學三年級，Samuel在美國轉往另一所大學就讀，初次接觸海洋動物學（Marine Zoology），興趣一發不可收拾，從此不斷求學、實習、拜師。1997年輾轉重回香港參與中華白海豚研究，至今接近十八年。

保育海豚 不斷發聲

近年，香港西面不斷進行大型基建工程，包括赤鱘角新機場、港珠澳大橋等等，帶來前所未有的環境生態破壞，對一直以那一帶水域為家的海豚帶來致命影響。根據香港海豚保育學會2014年發表的報告，2003年經常在香港水域出沒的中華白海豚有158條，到了2012年，已經減少至61條。

雖然，政府及相關機構是Samuel及其工作團隊的主要客戶，一直聘請他們監察香港海域內的生態和海豚活動，他們卻毫不避嫌，不斷發聲，反對罔顧環境健康的建設，例如機場第三條跑道的興建，希望喚起政府和大眾反思生態的保育。

「我們承受的壓力愈來愈大，然而，一方面因為我真的關愛海豚和海洋生態，另一方面，我也深信這是基督徒的天職。」Samuel說。

生物平等 人非至高

「我的領受是，人和各樣生物是平等的，只是人要肩起管理之職，讓人和各樣生物和諧共處。」

Samuel認真道。「所有人都應該重視保育，特別是基督徒，因為這是神給我們的第一個命令。在我看來，我的工作正也是我對神的侍奉。」

「社會上不少人都認定人最重要，目空一切。以填海為例，英文是reclaim，直譯『取回』，彷彿海洋原來就屬於人，倒泥填海，破壞生態，似乎天公地道，因為人最重要，社會發展最重要。」

「又例如坐船，人總追求愈高速愈好，爭分逐秒，卻不理會高速行駛的船隻會對海豚造成重大傷害——牠們連浮上水面呼吸都要提心吊膽。彷彿，人就是天地間最寶貴最重要的生物。我絕不認同。」

基於同樣理念，Samuel也反對捕捉海豚、海獅甚至鯨魚等，訓練娛賓：「訓練員一吹口哨，翻筋斗，再吹口哨，拍拍尾巴。我實在看不過眼。人太自大，自以為是地球的主人，肆意侮辱其他生物。」或有人認為，這類表演有助推動人，特別是小朋友，愛上動物。「這種想法已經過時，想要欣賞動物，應該在大自然的環境內，不造成騷擾。畢竟，動物本該生活於大自然啊！關起來訓練、觀賞，必會給牠們造成傷害。就像人給關進監牢一樣，怎可能健康、快樂？」

從去年開始，Samuel與一些同樣從事生態保育工作的基督徒，發起組成「香港基督徒自然保育工作者團契」，互相支持。「聖經中有關人管理大地的天職，莫說一般人不理解，就是不少基督徒也有誤解。我們正是希望更多人能反思自己的責任，珍惜與天地萬物和諧共處的機會。」

要take，就要give

近年，氣候變化、污染等生態問題日益嚴重，儘管有不少環保人士不斷聲嘶力竭，呼籲大家愛護環境，情況卻似乎未見好轉。

「有時候我也難免感到沮喪。」Samuel說，「卻不會放棄，也不絕望。我的良師益友，也是我非常佩服的動物學家珍·古德（Jane Goodall），曾經提出對自然生態的未來仍存希望的四大原因：一是人的腦袋，二是人不屈不撓的精神，三是大自然的頑強，四是年輕人的決心。她一再鼓勵大家，哪怕力量再微小，地球和生物的未來還是有希望的。」

確實有光明例子的。Samuel說，有一個由基督徒組成的國際環保團體，名叫A Rocha，這些年一直在世界不同地方進行環境



撰文·黃志達 | 攝影·王婉薇 | 圖片·受訪者提供

復育工作。在巴勒斯坦有一片濕地，原本是雀鳥天堂，經過戰火洗禮，飽受摧毀，雀鳥四散。A Rocha集資買下了那一片土地，經過多年努力，終於成功讓雀鳥逐漸回歸。「大自然的保育就像提款機，要take，就要give。過去只榨取，不付出，其實是在透支我們子孫的資源。」

還海豚一片自由空間

成年中華白海豚呈粉紅色，樣子可愛，自從成為香港1997年回歸活動的吉祥物後，粉絲漸多。自稱「海豚僕人」的Samuel，其實同樣喜歡另一種以香港水域為家的江豚。「江豚沒有中華白海豚的長嘴喙，個性害羞，絕少跳上水面，所以不如中華白海豚那樣吸引眼球。」

「我跟海豚就像朋友一樣，我觀察了牠們十多年，牠們其實也觀察了我十多年。海豚非常聰明，非常有靈性，牠們的語言系統，複雜程度遠超一般人想像。從海豚的眼神就可看出，牠們和人是交流的。」

「香港有原居民，權益值得保護；但其實中華白海豚也是香港的原居民，只是牠們不發聲。」

「我很幸運，有機會一步一步踏上鯨豚研究之路。我目前的努力，表面上是保護海豚；所謂環保，表面是減碳節能，反對過分建設。但在我看來，最重要的其實是改變人心，是深層次的思想改變，心態改變。希望人不再自大，不再貪婪，以為一切生物、一切資源都服膺於人；也希望人能重新認識自己的責任。」

他語重心長道：「希望你我的兒女，以至兒女的兒女，日後依然有機會在香港的水域上，親眼看見健康、快樂的中華白海豚自由暢泳。」

